

李双双是我们人民公社孙庄大队孙喜旺的爱人，今年二十七岁年纪。在人民公社化 和大跃进以前，村里很少有人知道她叫“双双”，因为她年纪轻轻的就拉巴了两三个孩子。在高级社的时候，很少能上地做几回活，逢上麦秋忙天，就是做上几十个劳动日，也都上在喜旺的工折上。村里街坊邻居，老一辈人提起她，都管她叫“喜旺家”，或者“喜旺媳妇”；年轻人只管她叫“喜旺嫂子”。至于喜旺本人，前些年在人前提起她，就只说“俺那个屋里人”，近几年双双有了小孩子，他改叫作“俺小菊她妈”。另外，他还有个不大好听的叫法，那就是“俺做饭的”。

双双这个名字既然被这么多的名称代替着，自然很难有露面的时候。可是什么事情 都有变的时候，一九五八年春天大跃进，却把双双给“跃”出来了。她这个名字，不单是跃到全公社，又跃到县报上、省报上。李双双这个名字被人响亮亮的叫起来了。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她这个名字头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还是在一九五八年春节后，孙庄群众鸣放会上的一张大字报上。故事也还得从那个时候说起。

一九五八年开春，全乡群众打破常规过春节，发动起来一个轰轰烈烈向水利化进军的高潮。孙庄的男女青年们，都扛着大旗、敲着锣鼓上黑山头修水库去了，村子里剩下的劳力，也都忙着积肥送粪，耙春地，下红薯秧苗，可是终因劳力缺少，麦田管理怎么也顾不过来。

这时候，社里党支部发动群众鸣放讨论这个事，要大家想办法解决。社里开了个动员会，第一天，大字报就在街上贴满了。这天，乡里党委书记罗书林同志正来孙庄，他和社里老支书老进叔，看着一街两行房山墙上贴的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就在这时候，他们被一张大字报吸引住了。

这张大字报的字写得很大，字迹写得有点歪歪扭扭，可是上边的事却写得格外新鲜。上边写的是：

家务事，

真心焦，

有干劲，

鼓不了！

整天围着锅台转，

跃进计划咋实现？

只要能把食堂办，

敢和他们男人来挑战。

下边写的名字是“李双双”。

这一张大字报贴出来不要紧，可把罗书记喜欢透了。他念了一遍又一遍，拍着老进 叔的肩膀头说：“嗨，老伙计，这可有了办法了。这一张大字报重要得很！要是能把家 庭妇女解放出来，咱们这个大跃进可就长上翅膀了！”他接着就打听这个李双双是谁家 的。

老进叔想了想说：“如今这些年轻媳妇们，我都还安不清位，这都是不常开会那一 号。”

罗书记说：“你打听打听，这个人可要好好访妹培养。能想出来这一条就不简单， 有股子冲劲！”

提到“冲劲”，老进叔说：“这么说来，兴许是喜旺媳妇。”

罗书记说：“怎见得是她？”老进叔说：“那个小媳妇可能拿得出来了！去年大辩 论时候，上到台子上发言的就是她。就是平常开会少一点。前两天，我见她跟喜旺还干 仗哩！”

两个人正谈论着，树影儿已经正了，地里的人也都回来了，围着过来看大字报。老 支书就问他们：“这个李双双是不是喜旺媳妇？”有人说：“是”，也有人说：“不是”。

有人说：“这就是喜旺家写的，去年冬天扫盲上民校时候，她报的名字就叫李双双。”

还有人说：“那个媳妇利利洒洒的，读书心眼可灵了，她能写出这几个字。”

大伙正在议论，恰巧喜旺推着小车从地里回来了，喜旺有三十四岁年纪，比双双大 着七八岁。他原来也是个贫苦出身，解放前在镇上饭馆里当过二年小学徒，后来因为端 菜打破了两个八寸瓷盘，怕挨掌柜的打，就偷跑到外边在吹鼓手班子里混了二年，一直 到解放后，才回到村里。

大伙看见喜旺，就叫着他问：“喜旺，你看这是谁写的大字报，是不是您小菊她妈？”

喜旺听说双双贴了大字报，先吓了一跳。他忖着：“这个‘出马一条线’的货，该 不是把前天和我吵嘴的事儿掀出来了吧！”他又见乡里罗书记和老支书都在这里看着那 张大字报，更是不能承应。他哼着哈着走到那张大字报跟前念了念，心里一块石头才算 落了地，又听见罗书记说：“写的好！这张大字报写的真好！”他才慢慢吞吞地说：“就是俺做饭的写的。”

喜旺话音一落地，大家轰地一声笑起来。喜旺听着别人笑，还只当是别人笑他吹牛， 急忙证实着说：“你们不信哪！”

真是俺小菊她妈写的。她就叫李双双，她会写字啊！她不光在这里贴大字报，平常 写的小字条，把我们那个屋子都贴满了。”他这么一说，大家笑得更厉害，罗书记笑着 问他：“平常她写的小字条上都写些什么？”

喜旺红着脸说：“女人家，她懂得什么。写的都和这张大字报上差不离，什么： ‘我真想学习呀，就是没时间。’ ‘啥时候我也能不做饭，去参加大跃进！’ 还有什么： ‘裤子的裤字，去掉一边的衣字，就是水

库的库。’……可多啦！床头上，窗户纸下贴 的都是，我都记不清。反正我那个做饭的，是个有嘴没心‘没星秤’的人，你们不用和 她一般见识。”喜旺说着就去撕山墙上双双写的那张大字报，老支书拦住他说：“你这 是干啥？人家写的大字报，你怎么就能随便撕。人家这是鸣放啊！”

喜旺听说这是“鸣放”，忙把手缩回来了。罗书记打量着他笑着说：“喜旺啊！你 爱人李双双这张大字报写的好得很，这个建议对咱们全乡大跃进要起很大作用。人家不 是不懂什么，是懂得很多。我要把这张大字报拿走了，乡党委要专门开会研究这个建议。”接着又拍着他的肩膀说：“哎，以后要改改旧习惯了，怎么老叫‘俺做饭的’‘俺做饭 的’，人家大字报都贴到你的床头了，还不民主点。”

罗书记说罢，把那张大字报取下折起来装在口袋里，和老支书上社里去了。喜旺这 时却弄得像个丈二金刚——一时摸不着头脑。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下一页

李双双小传 二

喜旺推着空车子往家一路走，一路想着。

他想，别看我那个女人，她编两句顺口溜，却连乡里罗书记都看得那样金贵。不过 也好险哪！好在她还没有把我们打架那个事儿给亮出来，她要真写我一张大字报贴在街 上，说不定大伙还要和我“辩论”一下。哎，这个直性子女人，以后可真得小心点儿哩。

说起来喜旺和双双前两天打架，还有一段缘由。双双娘家在解放前是个赤贫农户，她在十七岁那年，就嫁给了喜旺。

才过门那几年，双双是个小丫头，什么事也不懂，可没断挨喜旺的打。到土改时候，政府又贯彻婚姻法，喜旺才不敢老打了。一则是日子也象样了，害怕双双和他离婚；二则是双双也有了小孩，脾气也大起来。有时候喜旺打她，她就拼着还手打喜旺。喜旺认真地惹了她两次，可是到底也没惹下，村里干部又评他个没理，后来也干脆就把拳头收了起来。可是家里览览外外的事情，还是他一个人当着家。合作化以后，男女实行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她商量商量。不过双双孩子多，很少开会，也很少下地。喜旺也乐意自己多做一点。照他自己的看法是，这也少找许多麻烦，少生闲气。

喜旺也确实喜欢双双。他喜欢双双那个火辣辣的性子，喜欢她这些年变化得敢说敢笑的爽快劲儿。双双人长得漂亮，又做得一手好针线，干起活来快当利落。前几年纺棉花，粗拉拉的线一天能纺半斤，织起布来一天能织一丈三四。就是这几年孩子多了，喜旺也没断过新鞋穿。秋风凉的时候，孩子们总是能换上干干净净的棉衣服。可是喜旺也有不喜欢她的地方，那就是在他看来，双双嘴太快，爱在街上管闲事，说闲话。因为多管闲事，就断不了要跟一些人吵嘴，有时候还得喜旺出面给人家赔不是。逢到这种时候，喜旺总是恨恨地说着：“哎，这女人心眼太聪明了，她少个心眼倒安分了！”

从前年冬天起，村子里扩大民校，双双上民校了。她这时一心一意学文化，和人家吵嘴事情少了，喜旺也乐得安心起来。他想着：“这样也好，每天能划两个字，倒把她心给占住了。反正水总得有个渠渠。”

村里各家在前年安有线广播时，喜旺家里也安了一个小喇叭碗。喜旺喜欢听梆子戏，听吹唢呐；双双喜欢听新闻，听报告。两口子一人一段，也不矛盾。可是喜旺却没有料到双双自从学了文化以后，又听广播，又看报纸，倒是越发要闹起“事儿”来，她不但在屋子里贴满小字报，前天还和他干了一架。

打架是在正月初七那天。双双看着青年们都上黑山头水库去了，又听说还要把红石河的水引到村里来，在村东边挖一条大渠，这时她就要求着也要去修渠。

喜旺说：“你算了吧，队里又没派你的工。”

双双说：“没派我我也要去。我在家憋闷的慌。人家都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

喜旺说：“什么‘大跃进’呀，还不是挖土。”双双撇着嘴看了他一眼说；“就你的落后话多，我非去不行。”

喜旺扭不过她，只得由她把小孩子寄给邻居四婶，去村东参加修渠了。

双双修了两天渠，脸吹得红朴朴的，话也稠了，笑声也响了，可是也更忙了。特别是做三顿饭。每天人家不下工她就得跑回来，忙着烟熏火燎的烧火做饭，可是还没等吃到嘴里，队里就又打上工钟了。

初七那天晌午，双双回来得稍晚了点，一到家里，就看见几个孩子哭着要吃饭。她累得浑身没一点劲儿，孩子们又闹着吃饭，急的一心火。她掀开帘子到屋子里一看，喜旺却早回来了，直杠杠的躺在床上吸烟。

双双看了很生气，她说：“孩子们哭成这样子，你也不哄哄，你倒清闲！”

喜旺却在床上只是叭嗒叭嗒抽烟，也不吭声。

双双一面从笼里取出两块馍，塞给孩子们，一面洗着手和着面说：“你又不是不会做饭，你要回来先把面和好，我回来擀，也省点时间。就会躺在床上吸烟。”

喜旺这时却伸着两个指头说：“哎！我就不能给你起这头。

做饭就是屋里人的事。我现在给你做饭，将来还得叫我给你洗尿布哩！”

双双一听这话，心里就窝着火。她说：“那你也得看忙闲，我忙成这样子，你就没长眼！”

喜旺说：“那是你自找，我可养活不起你啦！谁叫你去劳动？”

双双正在切面，她把刀往案板上一拍说：“将来社里旱田变水田，打的粮食你不用吃！”喜旺说：“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将来还得你给我做着吃。”

双双听他这样说，气得眼里直冒火星。她把切面刀哗地一撂说：“吃！你吃不成！”说罢气得坐在门槛上哭起来。

双双在一边哭着，喜旺却装得像个没事人一样。他躺了一会，腆着个脸爬起来到案板前看了看切好的那些面条说：

“这就够我吃了，我自己也会下。”说着就往锅里下起面条来。

面条下到锅里，他又找了两瓣蒜捣了捣，还加了点醋，打算吃捞面条。

双双在屋里越哭得痛，喜旺把蒜臼越捣得光光当当直响。

双双看他准备得那样自在，气得直咬牙。她想着：“我在这里哭，你在那里吃。你吃不成！”想到这里，就猛地跑过去狠狠地朝着喜旺脊梁捣了两拳。

喜旺挨了两拳，嘴里喊着说：“好！你反天了！”他拿着蒜锤扭过身来正要还手，却被双双一把抢了过来，又猛地推了他一掌子，把他一下子推到院子里蹲在地上。

双双把喜旺推蹲在地上，自己却忍不住格格地大笑起来。

她笑得那样响，把满脸泪花都笑得抖落在地上。

喜旺从地上爬起来正要出气，却被双双上去扭住他说：

“走！咱们去找老支书说理去！就是兴你这样，我参加大跃进你不愿意，你嫌不舒坦，不美气，故意找我岔子，你这是啥思想！走！”

喜旺本来想狠狠地揍她两下子，可是听双双这么说，自己知道理短。何况今天这个 事，又是他故意给双双穿小鞋。因此他也不敢再打她了，更不敢和她同去见老支书。他 急忙挣脱两只手，站在大门跟前故意气昂昂地说：

“你去吧！你前边去，我后边跟着！”

他话虽是这么说，自己却先溜了。出去把门反扣上。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上一页](#) [下一页](#)

[李双双小传](#) [三](#)

两口子闹了这一场，双双又是生气，又是好笑。不过她心里却有了心事，她想着：“光是这样闹，也不是长法，得想个法子。”

这天夜里，双双把孩子都哄睡，又把灯拨了拨，一个人坐在窗户前在纳鞋底。她一面纳着鞋底，一面想着心事。正在这时，忽然村东一片火光把她家的窗户纸都映红了。一阵人声喧闹和欢笑，紧跟着是雨点子般的镢头铁锨挖着石头块的响声，一阵阵地传送 过来。

双双从窗户洞里往村东看了看，知道这是引红石河的人们在搞夜战上工了。灯笼吊 了一长行，像一条火龙。在灯笼下边，是一条黑黝黝的人群，镢头和铁锨挥舞着，起落 着。石夯重重落下的声音有节奏地响起来，小伙子和姑娘们的清脆夯歌声，像一股潮水 一样，一古脑儿向着双双家的窗子里涌进来。

“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双双想着，只觉得心里扑楞楞地，脸上热呼呼地，再也无心做活。

正在这时，忽然吱呀一声门开了，走进个人来。双双还只当是喜旺，故意赌气不看他。

“哟！好大的抬神哪！你是瞌睡了吧！”

双双急忙抬头一看，原来进来的是南院长水媳妇桂英，先笑了。她说：“我还只当是俺那个主回来了，原来是你呀！”

桂英说：“怎么，你还不理他呀？”

双双说：“我十辈子不理他也不想他！”

桂英说：“算了吧！你没听人家常言说：‘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个锅里饭，晚上枕的一个枕头！’”双双说：“我们就是这一个锅里的饭吃不到一块呀！”

两个人说着都格格地笑起来，由于笑得太响，把床上的小孩子也震得翻了个身，她们忙止住了笑。

双双小声问桂英：“你孩子们呢？”

“也是才哄睡。”桂英说。

“你怎么不睡？”

“睡不着。你呢？”

双双说：“我也睡不着。听说再过几天水就要从咱这大门口流过来了。”

桂英说：“喜旺嫂子，你说咱这一号可咋办！人家都大跃进哩，咱们怎么大跃进？前天我们长水上黑山头水库了。我也要去的，人家说咱这孩子多的一号不行。我说我去水库上做饭，人家说没人带小孩！”

双双猛的站起来问：“水库上成立食堂了？”

桂英说：“是啊，前天把大锅大笼都拉去了！”

双双把鞋底一撂说：“嘿！他们水库上能成立食堂，咱们村里怎么不能成立食堂！”桂英也拍着手说：“是啊！这倒是个办法。”

两个年轻媳妇一高兴，劲头也大了，办法也多了。她们商量着如何办食堂，如何安置小孩，越说越有劲，一直说到半夜，还是说不完，双双就拉着桂英，连夜去找老支书。

到了老支书家里，老支书在工地上还没回来，只有进大娘在家里。她们把要求办食堂的事和进大娘说了说。进大娘说：“你们想这个办法正是碴儿，今天夜里正开会研究挖劳力办法。你们这个办法好，去鸣放鸣放，管保行！”

双双说：“怎么‘鸣放’呀？”

进大娘说：“糊大字报！你们会写字，把你们想的，字写的大大的，尽往街上糊了……”

进大娘说着，双双就拉着桂英说：

“走！管它三七二十一，咱先写一张糊上再说。”两个人兴致勃勃地走了。

双双回到家里，看见喜旺已睡下了。她又点着了灯，找了张纸，写起大字报来。正写着，喜旺醒了，他看见双双在聚精会神地写着字，就叫着说：“喂！睡吧，别熬油了，凭你再划字也考不了秀才！”

双双却不理他，只管写着，她一直写到东方发白，才编成快板，拿出去贴在大街上。

喜旺再也没想到双双写的大字报这么中用。

他推着空小车回到家里后，坐在院子里看着双双只管嘻嘻、嘻嘻的傻笑。笑得双双不耐烦，就冲着他问：“你笑什么呀？只管笑，像吃了呱呱鸡的肉了！”

喜旺眯着两只眼说：“小菊她妈，你不简单呀！”

“什么简单不简单的，有话你就直说呗，吐半截，咽半截！”

喜旺说：“你写的那张大字报，给乡里罗书记看见了。罗书记说你那个顺口溜重要得很，乡党委会要专门开会研究。”

“真的吗？”双双听说后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喜旺却接着说：“我说你呀，以后可别乱给我捅漏子了！这大字报可不是随便糊的。你懂得什么政策！这食堂是怎么个法子，社里还能开饭馆子？”

双双说：“你就记着开饭馆，我们说是办公共食堂。全村各户凡乐意的就把粮食对到一块，选几个好炊事员做饭。像水库上那样，又省人，又省些煤，还能节约粮食。我的好大哥，以后呀，你也别想拿捏我了，我呢，这个煤渣坑也跳到头了！”

喜旺听她这么说，先喘了两声说：“我还不知道你是要插翅膀飞呀！那行不行？七家八户放到一块吃饭。净想鲜点子！”

乡里要能准了你这张大字报，哼！… ”

双双说：“那也说不定，真要准了怎么说？”

喜旺说：“我头朝下走三圈！”

喜旺话音还没落地，忽然房檐下挂的有线广播小喇叭响起来了。

广播说：“告诉各社员们一个好消息，为了组织更大跃进，乡党委会根据群众要求，要在孙庄办一个公共食堂。… ”

双双听了这几句话，高兴得撒开腿就往街上跑，她跑到大门口，进大娘、四婶、桂英等一群妇女正在向她家涌来。她们都吵着喊着：

“双双！咱们那张大字报顶事了，乡里要咱办食堂了！”

“走，现在咱就去找地方盘炉子！”



“谁会盘炉子呀？”

“现成的人，喜旺嘛！喜旺会盘大吸灶火！”

“借大锅，东头二毛家过去杀牛有一口大锅！”

“俺家有个大水缸！”

“我对一个大风箱！”

“我家还有一把大火钳呢！”

霎时间，喜旺家院子里像赶春会似地挤满了人，这一群妇女吵吵嚷嚷，又是笑，又是闹，把喜旺推推拥拥，找地方盘炉子去了。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上一页](#) [下一页](#)

[李双双小传](#) 四

食堂地址是借在村十字路口南边，富裕中农孙有家的旧东院里。三间北房粉刷得雪白粉亮。屋子靠南墙窗户下，盘了两个八面通大吸灶煤火。煤火上放着两口大白印锅，煤火两厢放着两个牛腰粗大双缸，在房子东头，架起来一块一丈二长八尺宽的大柿木案板。

大件家具都借全了，孙庄农业社的公共食堂就要冒烟了。

在院子里，村里一百多户人家集合在这个新食堂院里，在选食堂的炊事员和管理员。

开会的时候，老支书说了说乡党委支持大家办食堂的要求，并且说干就干。最后轮到选炊事员时，大家轰地一声吵开了。

双双头一个发言。她涨红着脸提高嗓门喊着说：“喂！我提议叫四婶当个炊事员。四婶是个贫农，人也干净，做活也牢靠。再说，都知道四婶心事也好！”

双双刚说完，大伙就赞成着说：“四婶算一个！四婶能行。”

“人家决不会抛撒米面。”

“可是咱现在都是大锅大笼，还得要个棒实点的人哪。”

“再选个男人！”

喜旺这天也参加会了。他本来只是蹲在一边抽着烟来看热闹，可没想到这时候却有人提他的名字，那是桂英。

桂英站起来说：“哎，我提个人：喜旺哥，咱们都知道喜旺哥是做菜的高手。人家干过馆子，什么炒菜溜菜都行。可咱们连见都没有见过！大家说行不行？”

“行。”大家应和着。还有人说：“添上喜旺这个棒劳力连挑水都有了！”

“有了喜旺，想吃鸡想吃鱼都不挡把！”

“喜旺行，喜旺为人和气。”富裕中农孙有本来不愿意办食堂，可是看大家都这么说，他也在一边应付着。

又有人接着说：“要是咱这食堂有喜旺这炊事员，就是吃根萝卜菜也会有味。”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着，可把双双喜欢坏了。她自从和喜旺结婚以来，还没见过这么多人夸奖喜旺。她想着：“这大跃进真是把有什么本事的人都用起来了，看他多受大家欢迎啊。”双双想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喜旺站起来发言了。他发言时特别神气。旱烟袋不抽了，从耳朵缝里取出来一根纸烟吸着，先咳嗽了两声才说：“刚才大伙都选举我，叫我进食堂，这是看得起我。可是这食堂活我干不了。有人会说你从前在北山白木店大镇上馆子里都干了，还差农村这个食堂！这里边有个原因，这叫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从前在馆子学徒是分着面案、菜案、流水案。我学的是菜案。你要说弄个鸡子，弄个鱼，不管清蒸红烧咱不外行，可是蒸馍、做面条，这是面案……”喜旺这一派话还没说完，群众就嚷着说：“就是选你这号做菜手嘛！”

“会推磨就会推碾！将来咱们这食堂也要吃鱼吃鸡子，你得往前看哪！”

“水库里鱼都长的一斤多重了！”

双双这时也笑着指着喜旺说：“他会蒸馍，也会擀面条。

平常在家他自己做嘴吃可会做了。”

喜旺见双双揭他的底，就愣着眼说：“就你长着一张嘴！

你什么时候见我做嘴吃？”

双双也不让他，说：“前天你还做哩！怎么你就是不会擀面条，不会蒸馍？放着排场不排场，放着光荣不光荣！我就见不得‘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狗肉不上桌’这号人！”

双双这几句话说得像刀子裁一样，把全场群众都说得哈哈大笑。喜旺挽着袖子还要说什么，老支书说话了。老支书说：“办食堂是咱们全体社员的福利，是为咱们生产能更好大跃进。大伙既然选住咱，那就是看咱能给大伙服务，也就不推辞了。”老支书这话虽然说的不多，却句句都是叫喜旺听的。喜旺这人平常虽说有点流气，对老支书却是非常尊敬。他红着脸说：“要是这样，那我刚才说的不算，‘俺做饭的’说那个算就是了！”

他这一句话刚出口，大家又轰地一声笑了，连老支书也笑了。喜旺这时脸涨得鲜红，他搔着头皮想着，忽然感到这个称呼是多么背时啊！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上一页](#) [下一页](#)

李双双小传 五

食堂头一顿饭吃的是小米绿豆面条，群众叫作“鲤鱼穿沙”。因为是做头一顿饭，老支书、队长玉顺都亲自下厨房了。

炊事员除了喜旺和四婶外，又选了桂英。管理员暂时找不到人，就由孙有家的老大孩子金樵担任。这金樵原是个小学毕业生，后来因为年龄大了，也没考上中学，就在社里劳动。老支书这天一早就到了食堂，一到就先烧了一阵火，然后抓住一副扁担水桶，咕通咕通地往水缸担起水来。喜旺看着老支书年纪这样大，还来干的这样泼，自己有点过意不去。他把几块面擀开以后，交给桂英她们切着，自己夺过老支书的扁担和水桶就去挑水。他一口气挑了三十来担，把两个大水缸挑得弥楞满沿才算不挑。

吃饭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双双也带着小菊、小笛、小笙三个小孩子来了。她看着喜旺穿着雪白的工作衣，戴着白帽子，衣服上边还绣着大红字儿。她又看着他忙着给大家打饭收饭票，大家也叫着他找着他，好像他也会说了，会笑了，猛的年轻了十几岁一样。

吃饭时候，双双远远瞟着他只是笑。她故意把面条在碗里挑得大高往嘴里吃着，吃得很香的样子叫喜旺看，意思说：

我也吃上你做的饭，好气气他。喜旺看见了只装没看见，把脸迈在一边。

老支书还没吃饭，他挨桌子问着群众，了解对食堂的意见。他去到双双跟前问：“双双，这食堂饭好吃不好？”双双笑着说：“太好吃了。这多省工夫呀，吃罢饭嘴一抹尽走了，只说赶跃进，什么心都不操了！”她说看了喜旺一眼，喜旺心里说：“好，你现在算是熬成人了。”

吃罢饭，喜旺在食堂里洗刷一毕，回到家里，看见双双正在给小笛子、小笙子两个小家伙洗脸、擦粉抹胭脂，换新衣裳往幼儿园里送。他进到屋里也不顾这些，先长长地唉了一声说：“他娘的！真把我使坏了，浑身上下都零散了！”说着往床上咕通地一放。

双双知道他这个爱表功的脾气，却先不理他，任他在那儿哼呀咳呀漫天的扯。孩子们收拾好了，进大娘来了。她是幼儿园的园长，来领小笛和小笙子。进大娘把两个小孩领去后，双双这才回来从暖水壶里倒了一杯水，抿着嘴微笑着双手端着放在喜旺跟前。

“光累的慌？”双双轻声问。

“我身上像抽了楔子啦。”喜旺故意装得愁眉苦脸的说。双双又打了一盆洗脸水端过来说：“看你那个脸，涂得像个张飞。

就这你还吹着你是大馆子出来哩。头一条卫生你就不讲究。现在是‘除四害’，要是兴‘除五害’呀，连你也除了！”

喜旺翻身坐起来说：“我挑了四十担水，你去试试！”

双双说：“我不用去试。我知道那活有多深多浅。我要是做饭回来，决不会像你这样哼呀！咳呀…”

喜旺洗着脸说：“说大话使不着人！你如今算是站到高枝上了。”双双说：“哎，那我也没闲着。都是工作嘛！老赵说这炊事员还是重要工作。”喜旺接着高兴地问：“小菊她妈，你只说面条擀的咋样？”

“好。又细又长！”双双称赞着说。

经这么一夸，喜旺高兴起来了。他说：“嗨！你是没吃过我做的好饭。就这面条，配上点鸡汤，再加上点鸡丝、海米、紫菜！那你吃吃看。现在食堂东西不全，从前……”他正要往下讲，双双说：“我不听我不听。”喜旺说：“我没说完，你知道我说什么？”双双说：“又说你那当年‘北山白木店’，你当我不知道！”

喜旺咽了口唾沫说：“那可不是。”

双双看他扫了兴，就劝他说，“你怎么老摆你那个‘北山白木店’，我就不想听。那是旧社会，那时候你在那里是挨打受气，你做的东西再好吃，是给那些地主恶霸坏蛋们做的，咱自己家里吃的什么！端起碗来照得见人影，糠窝窝捏都捏不起来，过个年也没见过一个白馍。如今这食堂虽是家常饭，可都是为咱自己劳动人民干的。你也不要吹你那个，我想着咱要能这样跃进，将来粮食大丰收了，猪喂的多了，鱼养的多了，总有一天，非超过你们那馆子饭不行。另外你知道你这两只手进到食堂，能腾出来多少双手啊！今天我调到猪场，就喂了十八头猪。可是过去我在家里就只能侍候你。”

喜旺点着头想着：“说的也在理。”他想了一会，漫不经心地问双双：“小笛他妈，我今天听人家说马克思过去就说过叫办食堂，你读过这本书没有？”双怂说：“我还没读过。可我听说是恩格斯说的！”喜旺说：“不，是姓马！……”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上一页](#) [下一页](#)

李双怂小传 六

麦收后，全乡成立了人民公社，孙庄划作了一个生产队。

这时黑山头水库修成了，红石河渠也修成了。一条清凌凌的渠水从孙庄村中流过去，庄子周围，都改成了水稻田。

公社化以后，群众干劲更大了，公社的力量也雄厚了。黑山头库下边盖了一片红瓦 厂房，榨油厂、面粉厂、机械厂、洋灰厂都办起来了。在山里，公社还办了几个大牧场， 林场和育苗场。在孙庄的西边鲁班庙周围，队里还盖了个繁殖猪场。

双怂就在猪场喂猪。

孙庄生产队夏季小麦获得了丰收，食堂又办的较早，所以不断有人来参观。可是每 逢人家来参观一次，老支书总得批评喜旺一次，因为他们食堂里总是弄得不够卫生，发 现过苍蝇，还碰到个老鼠。

喜旺每天清早和双怂一块出来上班，到天黑两个人又一块下班回家。两个人见面， 双怂总要说他们猪场的新鲜事。比如一个猪下了十个猪娃呀，人工授精的新技术呀，特 别是近来双怂研究出来“肥猪肥吃，瘦猪慢吃，按类分槽”的办法，还得了一次模范。 不过喜旺每听到她说猪场的新事，就唉声叹气地说：“：我 这活不能干，比不得你那个 活，光得罪人！”

双怂说：“那有什么得罪人，你不偏这家不向那家，有什么怕。”

喜旺说：“你哪里知道，是人都长有嘴，特别是打饭时候，你净听二话了。”双怂 说：“我就不信，你 只要公公道道，他们说也不行。就怕你是个‘软面筋’，人家谁夸 奖你几句，给你戴个三尺半高帽子，你就 对人家不一样！”

喜旺听了，却不吭声。

这天晌午，喜旺正在蒸馍，对门孙有过来了。这孙有有五十多岁年纪，因为他儿子 金樵在食堂当管理员，食堂院又是租他家的房子，所以经常到食堂走动，看看这，摸摸 那，唯恐人家把他的房子弄坏似的。

喜旺在揭着笼，孙有蹲在一边凳子上看着和他排话。

孙有说：“咦，喜旺，今天你这个馍蒸的好！这面和成了，揭开泛白不泛青！”喜 旺说：“你这算是懂得，就这是新麦面。”

他说着拿起来一个热蒸馍说：“给！尝尝！”孙有拿着蒸馍吃着，话稠起来了。他 说：“喜旺，如今咱们食堂是一天吃两顿馍，前几年就我那个家里，你是知道，像这麦 罢天里，一天三顿干的，有时半晌还外加一顿贴膳！”喜旺听孙有这么说着，心里说：“你从前一天吃三顿干的，我可没吃上三顿干的，我觉着我那 一群小家伙能吃上这食堂 饭就不错了。”可是他这个人就有这个毛病，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这么拿出来。

他却也故意装着叹着气说：“咳！现在这事儿吧，难说！”

这孙有看他随和老实可欺，就又向他提出了要求。他说：

“喜旺，我有个事想央掇你；明天是我老大周年哩，想做几碗供菜。家里不方便，想放到食堂做，趁趁你这高手。”喜旺平常在食堂里只做家常饭，正想“露一手”。又听孙有左夸奖右夸奖，脑子就有点晕晕忽忽了。他说：“你把东西只管拿来了吧，这还央着我啥能处！还能叫你作难？”

夜里，孙有过来了。他说的是做五碗大菜，却只掂了一个小鸡。喜旺看他只拿来一只鸡，心里说：“你这倒是叫作难哩！”可是既然答应了人家，少不得只得拿食堂东西往里填。

搭了油盐酱醋还不算，青菜粉条的浪费了一大筐。那金樵看着却只装没看见。

喜旺给人家忙了大半夜，自己反没吃一点东西。最后剩了半碗菜汤，孙有说：“剩这些你吃了吧！”

喜旺说：“你不知道，做啥不吃啥！光气都闻够了。”

“端回你家里。”孙有撺掇着说。喜旺说：“我家里那几口人都不吃腥荤。”其实倒不是他家里人不吃腥荤，他是怕双怂。

他知道双怂平常是见不得这种事情的人，进食堂时，就不断和他叮咛这些事情，要一清一白，别见小。

喜旺虽然这么小心，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上两天，这个事就在群众中吵开了。初上来人们还在风言风语的估猜，后来就有人干脆在食堂贴出了大字报。

喜旺是个胆小的人，一见大字报，先吓了一跳。他寻思着：“这事情将来要是弄得水落石出，少不得要扯住我一批嘛。

干脆，趁台阶下驴，不干这个炊事员算了，也省得得罪人生闲气。”

回到家里，他看见双怂，先长出了口气。

双怂在猪场的食堂吃饭，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她问：“又怎么了？”喜旺摇摇头说：“这食堂我干不了啦。”双怂说：

“干的好好的，怎么就干不了啦，光怕麻烦得罪人还行？”喜旺本来是正想这么说，可是反被双怂先堵住了。他这时一想，只得又想出个办法来。他哼了两声说：“小菊她妈，你不知道我有个恶心病，我从小学馆子时得的病根。一闻见热蒸馍气就恶心。这些年我只说好了，谁知道天一热它又犯了？我不是怕出力呀，现在到地里不管推粪，锄地我都能干，就怕闻这热馍气！一闻到它连一口饭也吃不进去。”

双怂看他说得那样可怜，信以为真。她说：“那你不用发愁，和老支书说说，找个人替你就是了，反正都是大跃进嘛！”

喜旺拿着工作服说：“你把这给老支书送去吧，叫人家赶快安排个人，我明天得看病去。”

双双不识是假，就拿着工作服上大队部去，恰巧碰见老支书在和四婶、桂英等几个人说话。双双不知道

他们在说什么，就过去把喜旺犯了怕闻热蒸馍气的病说了一遍，她 还没说完，桂英和四婶却忍不住格格地笑起来。

双双说：“你们不信，你真的有这个病啊！”老支书说：

“双双，他不是这个病，他是害的政治没挂帅的病！你看，这是人家贴的大字报！” 说罢把一张大字报递给了双双。双双接住那张大字报一看，只见上边写着：

炊事员孙喜旺：前天夜里孙有去食堂里，编着说给他大哥做周年，你用食堂的东西 给他做了五个大菜，浪费了食堂的东西。都像你这样，咱们食堂还怎么能办好？

双双看完这张大字报，气的眼睛都发黑了。她想着：“我早叮咛，晚叮咛，只说他 大跃进以来思想变好了，谁知道他还是这样一盆浆糊！”想到这里，她眼里憋着泪，嘴 唇都气白了。

老支书好像看透了她的心事。他给了她个凳子让她坐下，然后微笑着说，“双双， 这也不奇怪。这就是人的旧习惯哪！

如今就得和这些旧习惯作斗争。要是认不清有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他何止光想沾 食堂光呢！叫他想走回头路才好。所以现在不管干什么活，非得政治挂帅不行。”

双双问：“什么是‘政治挂帅’？”

老支书说：“政治挂帅就是要听党的话。不管干什么活，都要想到这是革命工作， 都是为咱们大跃进干，为咱们人民公社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干，也是为咱们群众能早日过 幸福日子干。思想能通到这个线上，就避邪了！就不会推推动动，也不会上那些落后人 的当了。”

老支书这一派话，对双双影响极深。她平常只想着喜旺在食堂只要不偷不摸，公公 道档当个正派人就行了，没有想到还必须“政治挂帅！”

这时老支书又对她说：“喜旺他不能在里边领，他这个人要别人领着他干才行。可 就是下边找不到这个强实人。食堂可重要的很呀，今年夏天咱们干这几千亩水稻，一月 几遍水，要争取丰收，食堂办不好可不行！”

双双听老支书这么说，反倒干劲来了。她说：“老支书，我去食堂当炊事员怎么样？ 本来办食堂时我就想去，那时候大伙都说喜旺他有技术。现在我愿意干！我保证，‘政 治挂帅’！”

双双话还没落地，桂英就嚷着说：“大伙早就看到你身上了，我们拍手欢迎你！” 四婶也高兴地说：“双双行！不会像喜旺那个‘面筋’样！”

老支书说：“行，我也想着你去好。猪场我和他们说说，他们新近还要拨来一批团 员。”接着他又指着双双拿的工作服问：“这是什么？”

双双红着脸说：“工作服哪！人家叫我来给你交差来了！”



桂英抢着说：“走吧！理他呢！到食堂里再拿一套回去。这一回呀，你们两口子是双双进食堂了。”说罢和四婶挽着双双的胳膊往食堂里去了。

喜旺在家里，正在拿着个唢呐跟着有线广播上的唢呐吹着学着。双双走进屋子，他正吹的有劲。

喜旺见双双回来，急忙放下唢呐。双双把两身工作服往床上生气地一撂。他忙问：“你怎么又拿回来啦？”双双问：

“我问你，你害的什么病？”喜旺说：“怕闻热蒸馍气呀！”双双把眼一瞪说：“胡说，你怎么给富裕中农孙有捣的鬼，你说说！”喜旺看她揭了底，马上愣住了。双双接着就数落着他说：

“平常我和你怎么说，结果你还是弄个这！你没有想想，咱们过去过的啥日子。现在党领导咱们大跃进，办人民公社，还不是为了咱们赶快过好日子。咱们不光是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还得热爱党，保护党提出来办的一切事情，谁破坏，就和他斗争！可你办这个事算什么？”接着她又把老支书说的话和人家揭发的那大字报事情对喜旺说了说，喜旺惭愧地耷拉着头不吭声了。临末了他说：“小菊她妈，反正都怨我糊涂，你说怎么办？”

双双说：“写张大字报检讨去！”

喜旺说：“这个不是多光彩的事，还到人前张扬个啥。”

双双说：“就是因为不光彩，才叫你检讨。以后只要咱立的正，行的正，群众还会拥护咱。”

喜旺抱住头想了半天，只得写了。他写着，双双坐在对面看着，把他使得一头汗。

大字报写完后，喜旺到床头上一翻，见是两身工作服，忙问：“怎么你一身没送出去，又拿回来一身哪？”

双双说：“是啊！我也到食堂里当炊事员啦，以后咱们两个在一块工作了。”

喜旺一听这个消息，又怪了！他说：“啊，原来是这样，那你去我不去。两口子都弄这个事，像个啥，我不和你挤在一块！”

双双笑着说：“我又没有穷气扑着你，夫妻两口当炊事员，只怕太好啦！咱们为的是工作嘛，这有什么不好。”双双接着又劝了他一阵子，喜旺慢慢想通了。他说：“调来调去，你又来领导我了。不过你呀，到食堂后，说话可软和点，别把人都得罪完了。”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上一页](#) [下一页](#)

## 李双双小传 七

双双头一天到进食堂当了炊事员组长，来头就不一样。吃早饭时候，孙有因为做菜的事，被喜旺揭发，受了批评，心里不愿意。打饭时候，在一边故意拍着胸膛口说：“哎！当炊事员可都得把心放到这里！”双怂说：“我不用放，就在这里长着！谁想来沾便宜，不行！”双怂回答得利落干脆。社员们都高兴地说：“这一回行了，食堂里有公道人了。”到了上午，双怂就把炊事员召集起来说：“咱们这个食堂呀！得大搞一下卫生。把这院子里的几堆砖头瓦块都清理清理，墙也刷刷，大家说行不行？”几个炊事员都拥护这个意见，金樵却说：“队里忙成这个样子，哪里有人呢！”双怂说：“咱不要队里的人，咱们做罢饭，突击干它一下就行了。”金樵说：“我还得结帐。”

双怂忙说：“你忙，我们几个干。”喜旺也说：“这点活儿，不算啥。咱们自己干。”金樵看大家都很坚决，也只得同意了。

到了下午，双怂和大家刷罢碗，收拾完毕，就趁着空儿抬着箩筐干起来了。头一天，把几堆砖头抬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双怂从公社石灰厂里挑来了两担石灰，又扛了两个半截缸，绑了几个大麻刷子，和喜旺、桂英几个通前扯后粉刷起墙壁来。连着粉刷了两天，就把个食堂院漂刷得像粉妆玉砌一般。

院子里收拾好后，他们又把厨房里的炊具来了个大搬家，大洗刷。案板、木笼、锅碗瓢勺都洗刷得起明发亮，不见一个灰星。老支书来看了看，非常高兴。他说：“这真是活怕人做。你们苦战这几天，食堂马上就变样了。”双怂说：“这一次食堂评比，我们要争取作‘四无’食堂。保险没有一只苍蝇、一个老鼠。就是得要点纱布，我们把案板、锅、水缸都要加盖。”老支书说：“这个能办到。就是说的是‘四无’，可要认真作到。别像上一次人家正来参观，偏扑从那个坑下边就跑出个大老鼠来。”他说着看了看喜旺，喜旺装着没听见，把脸扭到墙上。

“就是墙角那个坑？”双怂指着一个放着一排瓦罐的旧土坑说。老支书说：“就是那个坑里。”双怂说：“不怕，今天再苦战它黄昏，挖它！”

到了夜里，双怂和桂英、喜旺等几个人又挖起坑来了。前几天搞卫生，金樵只管在小屋子里拨算盘，并不来帮助；今天夜里，金樵听见有人在挖坑，却吓的什么似的慌慌张张跑来了。

他一进厨房就问：“你们挖什么？”

“挖老鼠洞，这里边有大老鼠！”喜旺一边掏着一边说。金樵说：“这里边不会有老鼠！别挖了。”双怂和桂英这几个哪里听他，只顾往里边挖。金樵看他们挖得紧，就夺过来桂英的镢头说：“你们过去，叫我挖！妇女家，没一点劲。”

金樵拿着镢头，净在边起磨蹭，却不往里边掏。好像这个旧坑里藏着什么东西。双双说：“金樵，你怎么像搔痒似的，怕吓着老鼠？”金樵说：“里边哪里会有老鼠？”双怂说：“你过来！”她说罢就往里边挖。可是她往外边扒着，金樵往里边扒着，惹得双怂性起，一镢头狠狠地刨下去，只听见坑里光当一声，把双怂手都震木了。原来镢头碰着了一块硬梆梆的东西！

“什么东西！”双怂和桂英齐声喊起来。

金樵这时额头滚着汗珠子，他说：“不会有什么，可能是瓦片。”双怂这时看出了里面有鬼，就喊着说：“管它是妖是怪，咱们除‘四害’，非把它除了不行！”说罢，忽里忽通扒起坑来。他们把坑顶一揭，却扒出来一部解放式水车。喜旺喊着：“水车！水车！好啊，这里边藏着这个东西！”

这部水车扒出来后，金樵脸都变成白的了。原来这部水车是他家在入社时藏起来的，已经埋了好几年了。食堂借用他这地方时，因为搞得太快，他家还没来得及搬。双怂说：“金樵你家这坑里，怎么会有水车？”金樵说：“我也不知道，我爹他熟人多，可能是亲戚家放到这里的。”

双怂看问他不出长短来，又看了看桌子上的钟。已经十点了。就说：“咱不管是谁家的吧！先放到这里，天明汇报给大队。现在天也不早了，大家回去睡一会吧！”说罢大家都回家去了。

双怂回到屋子里，想到孙有藏着水车，和社里不一心，越想越气，就是睡不着。喜旺这时呼噜呼噜睡得正甜。她怕惊醒他，只悄悄地翻了个身。这时候却听见有人在窗户外小声叫着：“喜旺！喜旺！”

双双仔细听了听，是老孙有的声音。她故意不吭声听着。

听了一会，喜旺醒了。喜旺问：“那谁？”外边孙有说着：“我，喜旺，跟你说个关紧事！”

喜旺哼着嘟哝起来了。到了院子里，开开大门，双怂就听见孙有小声咕哝、咕哝、咕哝说了好半天，也听不清说的什么，可是却听见喜旺说：“不行，我以后得政治挂帅了！我不能包庇你这个事！”

接着，孙有又低声下气地说：“喜旺，你看咱都是一个孙字掰不开，这事情一弄出去，我就丢人大了。是这样……”下边他咕咕哝哝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听见喜旺说：“什么‘将来用得着的时候，咱两家一块

用’！你还是留点私有尾巴呀！

我看你这思想赶紧得拆洗拆洗了。我对你说，咱们两个根本不是一条道，你赶快给我走！往后你姓你的孙，我姓我的孙，你别在这儿穷嘀咕了！”喜旺说罢，孙有忙着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自动交出来就是。”说着起来跑了。

双怂在屋子里听着喜旺说的话，她差点儿笑出来。可是她没有听清孙有的话。喜旺回到屋里后，她睁开眼睛问：“刚才那谁？”喜旺说：“老孙有。”双怂说：“他找你什么事？”喜旺磨磨蹭蹭地说：“反正我把他赶跑了，你睡吧！”照喜旺想来，他走了算了，咱只要不跟着他走邪路。可是双双却坐起来说：

“他究竟说些什么？”喜旺本待不说，搁不住双双三问两问，他只得说：“刚才孙有来，他说咱们挖出来那部水车，只要咱们两口子不张扬出去，别人都好说。将来水车能用着的时候，和咱合用！…”他还没有说完，双双把被子一掀跳下床来说：

“原来这老家伙还想走老路啊！”说罢就往外走。喜旺忙问：

“你上哪儿呀？”双双说：“找他去！”她说把布衫大襟一裹就冲出去了。

喜旺见双双出去后，自己在屋子里感叹着说：“哎！真是火见不得水！比点炮捻还疾！”

双双到孙有家没找着孙有，就直接跑到大队部找老支书。

这时天还没亮，老支书和几个支委刚才水稻地里检查回来。听双双汇报后，大家都非常生气。玉顺说：“前年他入初级社时，说他的水车卖了，原来藏起来了！”老支书说：“这一次咱们可找到个好反面教员，平常咱们说这些人想走老路，有的群众还不相信，这一回可得叫群众好好讨论讨论，叫大家看看这些富裕中农存的什么心。另外，金樵啊，别看他是个青年，满脑子自私思想，赶快换他下来算了。”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春节前，全县举行了一次食堂大评比大检查，孙庄食堂因为粮食节约和粮食调剂搞得很好，被评为全县一等红旗食堂。

双双这时已经接替了金樵的食堂管理员，由于工作积极负责，办事又公道，群众很满意，在冬天整社建党时，她被吸收加入了党。

这时正是正月开春，公社里布置要大浇小麦返青水。队里因为去年红薯收得多，每天要吃三分之一红薯。红薯这东西才吃新鲜，吃的久了容易吃絮。双双看着每天中午的馒头，晚上的汤面条社员们都吃的很快活，就是早上的红薯稀饭，三大锅饭总是要剩半锅。小孩子们吃饭时，有的只把米粥吃了，把红薯剩在碗里，摆的满屋都是。

双双每顿收拾碗筷时，眼里看着剩的这些红薯。又心痛，又可惜。她想着这都是隔年下种辛辛苦苦收回来的粮食，就这样浪费掉多可惜！这天夜里， she 就把喜旺、桂英、四婶等等集起来开了个会，研究看怎么办。

双双说：“每顿饭红薯剩的那样多，咱们都看见了。社员们吃絮了，咱们得改改样子。只要饭作的好，花样变得多，社员们一定喜欢吃。”

喜旺平时对这个事也挺烦气，有时候还楞着眼和小孩子们吵几句。这时他说：“叫我看是吃的太饱了！饿不上两顿你看他吃不吃。”

双双说：“我就不同意你这个意见，咱们办公食堂是既要群众吃饱，还要群众吃好，这和过一家子日子一样，你不能叫人家提意见。”喜旺说：“：要没意见也容易，把细粮搯住尽吃啦！细粮吃完，只剩下红薯，他们不吃也没办法。”

双双听他这么说，就生气地说：“你这个人就是一头碰到南墙上，别的就没有法子啦？这每个月细粮决不能超支，亲老子说也不行！担子在我们肩上，不能没个计划，现在吃完了，将来锅吊起来！”

桂英这时也说：“有些社员这两天也说：‘哎，正浇地哩，少吃点红薯吧。’咱可不能开这个例子，将来都剩下红薯，做饭才作难呢。”

双双说：“那么好的红薯，糟蹋了也真可惜。只要想办法，还能做不好？”

喜旺这时不敢大声说了，却在一边嘟哝着说：“红薯总是红薯，还能把它变成一朵花！”

四婶这时候却说：“要是不怕费工夫，也能改变个花样呀。

俺家里以前穷，孩子们就是吃红薯长大的。这东西我做过，把红薯磨成粉浆烙煎饼，又省面又好吃。另外红薯面多少掺点白面，擀出来的面条可好啦！”

双双听到四婶有这方面的老经验，高兴的鼻子眼都会笑了。这天吃罢晚饭，也顾不得回去睡觉了，几个人点上灯就在食堂里试验起来。一直试验到半夜，煎饼和面条试验成功了，煎饼摊出来又香又软，面条也擀得又细又长。这一回喜旺服气了，他想着：“真没料到，这红薯里边也还有这么大学问。”

吃清早饭时，老支书来食堂正找双双他们研究如何改进生活，双双说：“你来看创 我们做的这两宗东西。”老支书看了煎饼和擀的面条后，高兴地说：“报喜！赶快报给 公社！上级正大抓，‘粗粮细吃’，这一回咱们又走在前边了。”双双说：

“就是有个问题，煎饼摊着太慢，一百多口人吃饭，做不出来。”

老支书说：“那再想办法，反正咱们是找着门道了。”

上午，老支书到公社党委开会时，把这事情汇报了一下，下午党委会的福利委员也 来孙庄了。他看了做的这几种东西，还亲自在这里试验做了做，觉得是个很大的创造，马上从机械厂拨来了一部轧面条机，当天晚上，还在全公社的广播大会上，表扬了李双双和四婶，又推广了这个经验。

喜旺和双双都在听广播。喜旺听着对双双的表扬，心里却老大不痛快。双双这时早 看透了他的心事，就问：

“怎么你那个脸上，就像阴了天？”

喜旺没吭声，只叹了口气。双双又问，喜旺说：“我跟着你呀，反正是一辈子也是个老鼠尾巴，发不粗长不大。”

双双说：“你是炊事员，我也是炊事员，我怎么就妨碍了你哪！”

喜旺说：“你看你如今县里也去开过会了，报上也登过了，广播里三天两头表扬你，我只能拉马缰蹬，永没有出出头那一天！”

双双听他这样说，噗哧笑了。原来喜旺也想跃进跃进呢，可是他这个看法却不对。双双就对他说：“我去开会，是代表咱们孙庄食堂去的，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再说去开会是为了交流经验，改进工作，怎么能算出出头？你真是要想，去‘出出头’，这个会 还不敢叫你去开呢！”她这么一说，喜旺脸红了，双双急忙又说：“什么事情，不能从 个人想起，要为大家。你只要好好劳动，想办法把群众食堂办好，不要说县里省里，北 京你也能去！可是你心里就没有把食堂办好这一格，还想着要出出头，那当然不会有那 一天。”接着双双又向他讲了几段劳动英雄故事。

喜旺仔细听着想着，觉得双双的话有道理。照他原来想着，如今人不为钱了，还要 为个名。可是照双双

讲的，这图个名也是不光彩。只能是为工作，为大伙，为社会主义。喜旺想到这里，觉得和自己结婚十多年的这个老婆，忽然比自己高大起来，他不由得嘴里溜出来一句话：

“劳动这个事，就是能提高人！”

双双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就问他：“你说的是什么呀，像在肚子里说的一样？”

喜旺说：“我说我知道，你别问了。我说今后啊，我一定要赶赶你，也要争个上游！”双双感动地说：“这太好了！我听见你说这个话，比人家表扬我还高兴。眼前这炊具改革就是个大事情，你在这上边想点办法嘛！”

喜旺这时也兴奋地说：“十七还能常十七，十八也不能常十八，浪子回头还金不换呢！我孙喜旺就不跃进跃进了？”

喜旺这次谈话以后，就像换了个人。第二天就在这煎饼灶上打主意。他一心想要创造个快速摊煎饼的方法。他一个人抱住头想了半夜，猛的想起来从前在饭馆学徒弟时，烧茶炉子的炉灶来，茶炉灶是好几个煤火眼，所以一次能烧开几把壶，他就根据这个道理，连夜创造了一种“多孔台阶式煎饼灶”。这种灶一次可以摊六个，一个人摊两个钟头，就可供上一百多口人吃煎饼。

煎饼灶创造成功了，老支书又亲自领着他们把食堂的吃水用水改成自流化。双双和桂英又制成了一种洗碗机和保暖饭车。这事情轰动了全村社员，大家都来看，看着喜旺做的煎饼灶，都最感兴趣。

这个说：“这一下把红薯算找着出路了！”

那个说：“有了这东西，大家都要增加体重了。”

老支书也表扬喜旺说：“喜旺，就得这样干！这个创造好的很，我今天夜里去公社开会，再去报个喜！”

喜旺说：“进叔，你去报喜时再捎上一条，就说李双双那个爱人，如今也有点变化了！”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乐得轰轰地笑起来。

第二天清早，队里人在地里突击抗旱浇小麦拔节水，青年们也在往地里上草木灰等磷钾肥料。

双双和桂英、四婶把面条做好后，喜旺又摊了几百张煎饼，一齐放在保暖饭车里，由双双推着，向着村西的小麦田里来送饭了。

这时正是春天二月来天气，村外大队栽的桃树园，正开的粉红灿烂，远远看去像一片云霞。马路两旁的小柳树，也摇曳着软溜溜的像金线似的枝条，把一朵朵飞絮，弄得满天飞舞。

在小麦丰产田里，脚下到处都响着淙淙的流水声音，从水面上，又飘送过来人们的欢笑声音。双双只有两天没到这边来，可是她发现那油绿绿的麦苗，就像手提着长一样，已经密密实实的扑住膝盖了。

她把饭车推到一个水车井台上的大柳树下，扬着手巾喊了两声，人们都说笑着围过来了。

这时有个小伙子问着：“双双嫂子，今天给我们做的啥饭？

听说你们有了新花样了？”

双双笑着说：“你们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多提意见啊！”

一个老汉接着说：“吃李双双做这个饭，别的不说，真干净，挤着眼吃都不要紧。”

双双把大家招呼来后，自己就去推着水车，不让水断了。

一个小姑娘叫着她说：“双双嫂子，咱们来一块吃吧，你也休息一会。”双双说：“我回去吃。”旁边一个妇女说：“哎，别叫她了，她这已经习惯了，早晚来送饭，非干一会活不行。”

双双在推着水车，大家在吃饭。她只听见大家打开保暖饭车以后，都高兴地吵起来了。

这个说：“这是什么面条啊，像细粉丝一样？”

“你们尝尝，你们尝尝，筋丝丝的，比白面还好。”

“这就找不到红薯面嘛！”

又一个小小伙子喊着说：“你们看，还有热煎饼哩！”

“来吧！外焦里软，这煎饼就叫，‘老头美’！”

“双双嫂子！食堂饭做的好！我们要贴你们的大字报了！”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着吃着，双双在井台上听着，只是在抿着嘴笑。

她一面推着水车，看着清清的泉水，顺着渠道往地里奔腾的流着，一面听着大家呼噜呼噜的吃饭声音，吃得那样香，那样甜，那样有味。就在这时候，她忽然感到她们在食堂里滴下的汗珠，好像也随着清清的泉水，流到这茁壮茂盛的丰产田里，变成了米粮。

（选自《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上一页](#)